



童書業著作集

第三卷

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童書業 著
童教英 整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童書業 著
童教英 整理

前言

童書業先生，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馮友梅、章卷益、卷益、訥齋、童疑，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於安徽蕪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卒於山東濟南。原籍浙江鄞縣，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員，舉家遷居安徽，辛亥革命後定居上海。童書業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在古史古籍的考辨、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國古代地理研究、歷史理論研究、古代經濟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研究等領域皆碩果累累。

童先生出身仕宦世家，自幼體弱多病，故延師在家受舊式傳統教育。他以超常的記憶力將若干經典古籍熟記於胸，直至晚年尚能背誦如流。這爲其治學打下極其深厚的學術根柢。

一九二九年童先生讀到古史辨，他在自編簡譜中說深受影響，在一九三三年開始作文時即「治經史漸取古史辨派門徑，以顧頡剛爲私淑之師」。一九三四年即在杭州與顧頡剛先生相見並約定翌年至北平做顧頡剛先生研究助理。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童先生至北平，住於顧宅。他與顧先生原約定助其進行尚書研究，但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離開時，整整兩年，他的學術成果噴薄而出，寫了大量古史古籍考辨之作，包括

後來成爲他的代表作的春秋史和春秋考信錄（後者毀於戰亂），並將累層說建立到分化說的基礎上，深受顧先生賞識，命他編輯古史辨第七冊，童先生成爲古史辨派後期中堅之一；他又發表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僞，用大量文獻史料一舉駁倒畫界流傳三百餘年已被奉爲圭臬的山水畫分宗說，奠定了他在中國畫學研究領域的地位；他又隨顧先生進入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文章汨汨而出，至一九三七年奉命編輯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號。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童先生絕大部分時間在上海。一九四五年起，在上海博物館工作，就工作之便，他又進入了古器物學研究領域，其最爲人稱道的當屬瓷器史研究。以上各領域的研究皆懷著求真、求實之治學理念，搜集大量文獻、實物資料，以考據的方法進行。

出於巧合，童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同時讀到郭沫若先生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受其影響，在北平時即與持唯物史觀者有所接觸。上海是一開風氣之先的地方，一九三八年至上海後，與此方面人接觸更多，閱讀馬克思主義論著亦夥，至一九四九年竟在光華大學開設辯證唯物主義課程。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童先生在上海卻與所謂的「新史學派」展開了一場大論爭。究其原因，在於童先生始終認爲考據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想要寫出中國歷史發展真貌的通史，必須先行的、大量的、細緻的工作是收集整理史料，沒有經考據而出的真實的、客觀的史料，就不可能寫出真實的、客觀的通史。此時，處於對唯物史觀探索階段的「新史學派」中相當一部分人恰巧多以教條的、武斷的理念抨擊考據，故引發了治學求實求真的童先生的質疑。至一九四九年以後，童先生確實將相當的精力用於研究馬列主義

理論，方詩銘先生曾說：「童先生是以考據的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他確實從馬、恩、斯大林的原著中考證出若干與人不同的觀點，再結合中外史實，生發出不少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方面獨具見解的歷史理論的文章。但是，細觀這些文章的立論，又確實建立在考據的基礎上，只是從一個問題、一個事件的考證上升到時代面貌、歷史真相的考證而已。

一九五八年後，童先生治學重點又轉至考證，不少繪畫史與瓷器史論著在此時寫出，其中最被學界稱道的當數美術史劄記、春秋左傳考證、春秋左傳劄記。只是此時寫作風格有了變化，從形式上看，大量的史料排比、考辨都不再寫於著述中，其論著在文字上儘量刪繁就簡；從內容看，他注重的是歷史現象的清理和尋找歷史演變的規律。

在文化革命那樣的氛圍中，童先生在他走向生命隧道盡頭時，仍寫下了古史辨派的功過及考證學的客觀規律，強調考證是鑒別史料、弄清事實的功夫，只有弄清事實，才能進行歷史研究。說考據貫穿于童先生的學術生涯當不為過。當然，這考據是漸趨與唯物史觀融洽的考據。

本集共分四部分：

一 古史、古籍考辨。

二 古器物考證。

三 序、跋、案、評議。

四 餘論。

此次整理所做工作：

一、盡可能收集除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春秋史、春秋左傳研究、美術史論集、歷史地理論集等已出版考據作品以外的考證論著。

二、對所收集的論著進行編排，各部分基本上按發表時間爲序。

三、對論著引文進行覆核。由於不可能完全找到原文所引書籍，故核對有不完全之處。當引文與所見書籍有不符之處時，考慮到版本問題，只要文意相合，即不作更改。

童教英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於杭州

目 錄

版本述	一
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	五
二戴禮記輯于東漢考	三
丹朱商均的來源	五
丹朱與驩兜	六
漢代的社稷神	七
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	八
墨翟爲印度人說正謬後案	二〇
鯀禹的傳說	二五
墨子姓氏辨	一七
夏史三論	二一
「堯舜禪讓」說起源的另一推測	二四

李自成死事考異	二九六
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	三〇〇
論氣	三〇九
美的轉變	三三三
鶴的故事	三三八
中國上古的婚姻與戀愛	三四三
釋締	三七七
大誥康誥酒誥著作時代考	三八一
從文法來考察毛公鼎的年代	三八八
漢代的田賦與口錢	三九三
魏晉的戶調制	三九六
春秋初年魯國國勢考	四〇一
齊僖公小伯考	四〇四
從齊侯罇鐘銘證晏子爲宋人	四〇八
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解	四二二
歷代物價的變遷	四二四

墮三都辨	四八
讀春秋邾國彝銘因論邾之盛衰	四二
從古人的「擇偶」標準說到「美人」的變遷	四七
上海縣城隍神——秦裕伯事蹟考實	四四
春秋時鄭國之強	四三
齊侯鐘銘「桓武靈公」解	四五
鉅鹿之戰考異	四五
越南陳氏王朝得國經過考	四六
戰國初年魯國公室的集權與季氏的獨立	四〇
致顧頡剛、辛樹幟信	四八
銀元寶	五六
十二生肖、十二支神像	五〇
「開通元寶」與「開元通寶」	五三
從長沙楚墓出土的「革履」說到「履」「屨」「舄」的區別	五六
宋通元寶	五〇

「牀」與「胡牀」	五三
明器中的「辟邪」器座	五三六
漢代的闕	五四一
「幞頭」的演變	五四六
「團扇」和「摺扇」的源流	五五三
釋「槃」〔案〕	五六〇
雨傘的起源	五六四
唐代婦女的圍巾「披帛」考	五六六
唐代婦女的西裝——胡服式半袖裙襦考	五七四
唐代婦女「紅妝」考	五八〇
唐代的舞與胡式女舞衣	五八三
餅的起源	五九〇
中國古史籍中的高句麗服飾與通溝出土墓壁畫中的高句麗服飾	五九四
春秋戰國間種田工具的演進及其影響	六〇〇
中國金屬貨幣起源考	六〇五

五行說起源的討論	六四
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	六四
評楊筠如著尚書覈詁	六四三
讀容肇祖先生月令的來源考質疑	六四八
顧頤剛著三統說的演變案語	六五
許行為墨子再傳弟子說質疑	六五
唯物史觀者古史觀的批判	六六二
道家出於儒家顏回說評議	六七〇
孫著先秦楊朱學派評議	六七
讀繆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	六八三
顧頤剛著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跋	六八
評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輯	六九二
古史辨第七冊序言	六九五
三皇考序	七〇二
顧頤剛著九州之戎與戎禹跋	七三
蒙文通、繆鳳林三皇五帝說探源案	七七

評中國歷史教程	七三
讀錢著國史大綱	七六
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	七五
評羅香林高中本國史	七四
時代思潮與史學	七三
論神話傳說之演變質李季先生	七二
「疑古」「考古」與「釋古」	七一
從史料考訂與通史著作談到古史的研究	七〇
給李季先生的一封信	六九
新漢學與新宋學	六八
跋陳逆二器銘	六七
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	六六
評唐蘭先生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考	六五
論石鼓文的時代再質唐蘭先生	六四
論石鼓文的用字三質唐蘭先生	六三
從石鼓文的問題談到考據的方法	六二

評國定教科書初中歷史第一冊	八二七
評張蔭麟中國史綱第一冊	八二〇
古籍考辨叢刊第二集序	八三三
古史辨派的功過	八四三
考證學的科學規律	八四五

版本述

浙江圖書館陳叔諒先生屬蒙略述版本大概，未敢以陋辭；顧茲事千頭萬緒，著筆無從，又未許知難而退；爰限兩日功夫，驅嬾爲之，明知不可示人，聊以塞責而已。

宋以前書多傳錄，故得書難；自唐咸通以降，書籍始有鏤雕，經五代趙宋迄今，印刷術益明，得書益易；惟以易故，成書訛謬滋多，以是讀書貴校讎，夏五郭公，斷一字之辨；得失異同，所關綦鉅，不容不措意版本；而版本之學，始與校勘目錄同爲學者所不宜偏廢者矣。

述版本以宋尤氏爲嚆矢，其時僅植萌芽；逮錢氏敏求記，雛形始具；而骨董貽譏，莫能爲諱。康熙以來，歷年三百，著述如林，流風播蕩，且及異域；茲欲以簡略而責賅備，知其不可而爲之，益見其不知量已。求簡略又冀毋疏漏，求尋途徑，挈領提綱，析刻版與活字爲兩類，不作驚遠之辭，不受無稽之惑，言唐以來之大概，影抄影印，原所自出，義不能刪，紙墨行款裝製，雖格於專言版本，連類而及，勢難逃免，況斯篇獻等曝芹，非所以言撰述焉乎？

刻本

唐 鏤版印書，意在流傳普遍，故經書史籍，僅供學人攻討者，初無板行，而曆日陰陽占卜字書小學等通俗淺陋之書，以需之者衆，先有雕板；今雖不可見而佛經佛像以宗教意在傳播之廣，諷誦供養者庶，故有雕板，先於其他；日本寶龜元年有陀羅尼經之刻，在代宗大曆五年，足資旁證。元白刊刻詩文（大曆四年），固無實證，以時考之，未爲悖謬。此外載籍所紀，唐時雕印之書，咸通以前，已稱極盛，茲不鏤贅。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所刻金剛經，今存英倫不列顛博物院，長工部營造尺十六尺，高一尺，前列佛像，每半葉六行，行二十字，實爲宋、元、高麗、明刻佛藏之先河，而確鑿可據者。又羅氏宸翰樓影印之陀羅尼經，雖無年月可據，而絲欄勻密，字畫樸純，猶存卷子矩矱，似又先於咸通刻之金剛經矣。至傅雲龍纂喜廬叢書所收之歸去來辭，與夫世傳永徽六年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百四十四，及開元雜報，則同爲倭人眩幻，不足爲訓也。

五代 蜀丞相毋昭裔始雕文選於川中，唐平蜀，得其板，令太學博士李譔倣刻五經板於國子監，史又稱長興中，宰相馮道、李愚校刻九經，迨周廣順三年成板，是爲雕印經書之始。獨抱廬叢書中所收之毛詩傳箋，古佚叢書中所收之爾雅郭注，或猶存當時面目也。至其他鏤板，五代時亦甚盛，近藏法國巴黎圖書館之敦煌沙山石室所出唐韻、切韻二小板書，即五代之刻本也。

宋 刻書盛於宋，自淳化以後，歷朝皆刻書，版存國子監。其書見於諸家目錄者，難以列舉，今傳有公羊、穀梁注疏、左氏集解等。嘉祐中，朝命曾鞏等集天下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史異本，校勘雕印，頒之學官，遭靖康亂，書幾亡。紹興間，復求得頒本，命眉山刊行。迄元，板漸模糊，稱爲邇邇本（其書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八字）。降及明、清，遞有修補。乾隆間猶存江甯藩庫、嘉慶藩庫火，遂付一炬。今本館存有眉山本宋書一種可供參鏡。其國立北平圖書館所存元修宋蜀大字宋書、魏書、明修北齊書、及涵芬樓景印宋蜀大字南齊、陳、周書、元、明修宋、梁、魏、北齊書，亦皆眉山七史之剩本也。監本而外，又有各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及私宅、家塾、坊肆之本，以蜀本、杭州本、臨安書棚本（宋時坊刻之書謂之書棚本），爲最精善。私家所刻之書，岳珂相台家塾之九經三傳，廖瑩中世綵堂之五經、韓柳集（近有羅氏影印本），蔡夢弼、黃善夫家塾之史記，魏仲舉家塾之百家注音辨韓集爲著，而岳刻翻雕最廣。至書棚刻書（案：書肆之設，兩漢已有，越晉、唐、五代，迄宋，以刻板風行，肆廠益衆）最馳名者，則有若建安余氏、臨安陳氏書鋪之本。余刻有周禮鄭注陸音義、禮記等書，題余仲仁萬卷堂刻。又有千家注分類杜詩等書，題余志安勤有堂刻，蓋一族而分設二鋪者。（傳業之久，推勤有堂，刻本之善，推萬卷堂。）如孫星衍仿刊之宋本唐律疏義（原本元時勤有堂刻，其板出於宋代），汪中仿刊之公羊傳解詁，黎庶昌仿刊之穀梁傳集解，亦淵源二余之本。陳刻則有安晚堂集、雪林刪餘、汶陽端平詩集、王建集等書，題陳解元書籍鋪（他書有題陳解元經籍鋪者），或陳解元宅刻。又有釋名、續世說、燈下閒談、韋蘇州集、李羣玉詩集、白石道人詩集、漁溪詩稿，題陳道人書籍鋪（他書或題經籍鋪）刻。蓋

題道人或單題陳宅、陳氏者，爲陳起（字宗之）所刻，而陳解元者，則爲起之子續芸，或謂即陳思者所刻也。又南宋書坊，更有所謂巾箱本者（陳氏書棚刻本於書中直刻某某書籍鋪一行字，從不另行接字，除陳氏外惟尹家書籍鋪亦然，又陳氏書肆本江標翻刻最多，可供參證。又巾箱本之刻書，始於南宋，而抄書則宋前早有之），初僅供士人入場懷挾之用，故經史爲多，傳世有不分卷九經、隋書詳節等籍，體皆極小，並足供清玩也。宋版之書，紙質堅潤（以活觀本爲佳，王頌蔚云：「宋刊宋印，大都用公私簿帳。」黃丕烈云：「宋本每葉紙背，大半有字迹，蓋宋時廢紙多直錢也。」案：以廢紙印書，元、明時亦有之），墨色深雅，開卷香味盈溢，而刻畫秀勁，字體多古質方正，神似柳、褚、歐、顏，多一人手書者（宋、元刻本書中無寫刻生匠姓名，明刻書則常載寫刻生匠者之名），遇脫字則添於字行之旁，或二字并作一格。行款疏密，多者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少者每半葉四行，行八字。（書棚本行款：密者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疏者每半葉九行，行十八或十九字。）書之首尾，常刻有墨色圖記，及牌記。（經書則每卷記明經注字數。）匡廓中摺，大抵單邊白口，或細黑口者爲多。（四匡謂之邊，中摺謂之口。四匡界畫粗墨線者，謂之單邊。匡內有細墨線者，謂之雙邊。中摺不見一線黑者，謂之白口。上下有一線墨者，謂之黑口。）魚尾，書中折處畫（者謂之魚尾，行中上下不留。至裝款則有所謂蝴蝶裝（元、明刻書亦有之），不用線釘，但以糊粘書背，夾以堅硬護面而已。（明以前書之裝釘一本歸一本裁，不用大刀一氣截成。）又金源割據中原，慕漢文化，平水一區，刻書亦與宋競盛，傳本並爲後世寶貴者也。

元 元承宋後，刻書亦盛，至元二十七年，集天下在官書板，立興文署，召工雕經史子板，以資治通